

失信和「季布一诺」

马蒋荣

说起和失信人打交道，至今还让我刻骨铭心的有二次。

第一次是在小学读四年级时。那天放学后，我和一个既是同班又是邻居的高个子男同学一起回家。因为我当天在班级里曾经炫耀过我的那几十张“红双喜”、“中华”、“绿牡丹”、“敦煌”等在当时最高级最漂亮的香烟壳子，因此他叫我拿出来再给他仔细看看。就在我们弄堂20号门口的空地上，我把这些香烟壳子给他看了。在一声声赞叹中，该同学说他要借回去给他哥哥看一下，明天就还给我。谁知道，明天复明天，虽然我无数次催讨，但他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一样不再理我，我真是欲哭无泪。要知道，这可是我儿时最得意的玩物了。

第二次是发生在我退休前的半年里。照理，已经风风雨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我不应该再在“阴沟洞里翻船”了。当时我负责的部门与一家公司签订了一项互换工场间的协议。虽然对方那位老总是我的老朋友，但我还是坚持起草协议、双方签字盖章。又因为是我老朋友，因此我说服同事，让出了很大一块利益来保证协议执行。谁知在我方履行完协议后，对方居然用了釜底抽薪、偷梁换柱的办法使协议中我一方的利益大大缩水，等到我发现时已木已成舟。导致我退休了此事还没有解决，只能把麻烦留给了接我班的同志，自己也觉得非常不好意思！

不过，我一直耿耿于怀的这些“囡”事，比起如今媒体上曝光的那些失信人的行为，那真的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上海电视台每周有一档《失信人名单》的法制节目，每次用三张扑克牌代替三个失信人。先是扑克牌背面，待翻开就是被曝光失信人的“写真”。这些失信人大多数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有的还是和被害人是老熟人、老朋友、老邻居、老同事！失信人或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借钱，到时就是不还，输了官司不理；会有法院判决，转移财产、“玩”失踪；有的老板做得蛮大，但拖欠职工工资不结，职工上法院告了，老板就变卖厂房设备，账号归零；更可恶的是有的失信人开车肇事，白纸黑字答应赔偿的却迟迟不兑现，受害者不仅遭受身体伤痛，而且还因得不到应有的赔偿款而耽误进一步治疗！为此，这些受害人遭受到的郁闷、悲伤、无奈、尴尬、困窘等心灵创伤不知道比我所遭受的那些琐事要痛苦多少倍！

《中国成语大辞典》有一条“季布一诺”的成语。释义告诉我们这位季布的事迹出自《史记·季布栾布列传》。两千多年来已成为重诺言、讲信用，凡答应了的就不改变的象征，史称“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

当然，如果千百年來人都有“季布”这般一诺千金的品德，那季布也不会如此地被后人传诵了。因此，作为契约社会我们不期望任何有交易的双方都“一诺千金”，但对自己承诺的事情承担的义务就应该按时按质按量兑现！特别是对签好白纸黑字合同的，或者经法院判决生效的义务必须不折不扣地履行，不然上到法院失信人的名单，成为被媒体曝光的“老赖”，不能贷款、不能乘高铁、飞机，限制出境、限制高消费，甚至被法院司法拘留或者因“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而留下案底，从此“心劳日拙”，成为在社会上难于立足、寸步难行的“老赖”，那就实在是得不偿失了！

随着人民解放军南下的各解放区印钞厂干部迅速接管了位于曹杨路桥堍的中央印制厂，更名为上海人民印制一厂，利用原来留下的美国印钞设备和解放区带来的印版，夜以继日开工印制人民币。

岂料，人民币登陆申城没几天，“假钞幽灵”便开始四处游荡。1949年6月中旬，上海市公安局接到四川路一家百货公司的报警电话，他们“吃”进几张面额100元的假人民币！无独有偶，淮海路等闹市地区的商家也相继发现大量连号假钞，被用来抢购紧俏物资或收兑黄金银元。

面对疯狂出笼的假人民币，公安人员在闹市一些商店里设下了埋伏。数天后，淮海路土特产商店走进一个洋装笔挺的“小开”，打量了半天，假模假样掏出一张大额钞票，意欲购买金华火腿。银货两讫之后，店员倏然发觉对方递交的钞券纸张单薄、水印模糊，疑为假钞，暗中向街头巡查公

安便衣发出信号。

侦察员闻讯后不露声色，尾随“小开”一路跟踪至延安路河南路口的中南饭店，将其擒获。据交代，此人使用的假钞来源于舞厅老板娘周月芳，公安局顺藤摸瓜，连夜搜查老板娘居处，缴获数件犯罪证据：印制假币的机器2台，制版铜印4套，假币号码16枚，印刷成品的各类假币上千万元，手枪3支，子弹150发……随后，舞厅老板娘背后的主谋——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少校副官艾中孚浮出水面，他刚从徐州贩卖假人民币回沪，即被侦察员逮个正着，并牵扯出制版商、照相师、跑街采购、印刷厂业主等“一串大闹蟹”。

几乎前脚跟后脚，另外两路公安干警根据线索，分别破获两起伪造人民币案，一起是潜伏特务斥资30两黄金苦心构建的“地下制假作坊”，另一起是地痞



宁静夏天午后，走过安西路愚园路西北侧街边，见三层小楼围墙院子内伸出粗壮的树干，顽强地在空中张开树冠，似乎在召唤着世间晨昏。那

墙内构树墙外浓

汪洁

枝杈间缀满姿态优美的绿色叶片和那叶下生长着黑色的果实，与附近的行道树完全不同，让人望而止步，心生怜爱。它叫什么名字，未曾见过。附近小店的一位外来工人认识这棵树，她说它生长在这里，已经有50多年了，去年这棵毫不起眼的树，因为影响行道差点要被大砍。她老家也有这种树，当地人用树叶的乳液治银屑病，把它称作“奶树”。

查阅《花经》，“奶树”正名构树。古代称穀树或楮树，也被称为构树、苟树或楮桃，是一种高大落叶的乔木，桑科楮属。《诗经》《小雅》《鹤鸣》篇中有关于构树的记载：“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爱有树檀，其下

维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云：“穀者楮也。”李时珍《本草纲目》说“楮穀乃一种也，不必分别，惟辨雌雄耳。雄者皮斑，而叶无桠杈，三月开花成长，穗如柳花状，不结实。歉年人采花食之。雌者皮白而叶有桠杈，亦开碎花，结实如杨梅，半熟时水澡去子，蜜煎作果食。二种树并易生，叶多涩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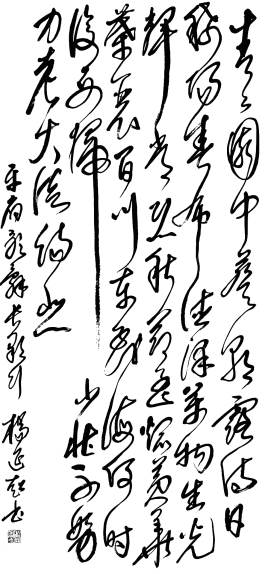
构树是《山海经》里出现最多的树：“大时之山，山上多构树和橡树，山下多杻树和榲树，阴面多玉，阳面多银，有水南流，有水北流。”构树和梧桐一样，是速生树种，在几年后就可生长成参天大树，高达10-20米，树干遒劲，树冠茂盛，有强大的生命力。原先对构树很陌生，经了解，方知构树的存在对自然和人类是有贡献的，它的全身几乎都是宝。茎叶具乳液，以乳液、根皮、树皮、叶、果实及种子入药。其叶是很好的猪饲料，其切皮纤维是造纸的高级原料，材质

洁白。其树液可治银屑病，其果称楮实子，与根入药，有补肾利尿，强筋骨的功效，经济和药用价值很高。

当唐代诗人韦应物遇构树时，有诗怅吟：“小山初构石，珍树正然幽。弱藤已扶树，幽兰欲成丛。芳心幸如此，佳人不不同。”在悠长的时间洪流处，冥冥中就遇见了这棵老构树，站在街边的树荫下，抬头观察其

书法

杨延超



这要从上海龙华“塔影苑”说起。

十多年前，我去龙华寺，无意之中走入了塔影苑，这是一处在寺院中有着独立小门的庭院，虽不深，园内却一步一景，景色怡人，别有洞天。眼前的一片小竹林没有掩盖住即将到来的惊喜，我池景亭内发现，亭中留存着一块北宋“空相寺”残碑，一块碑石由一个亭子守护，碑身看似古朴厚重，却与周边景色毫无违和感，反而这块独特的碑石在极力地融入环境和适应这个时代。

北宋“空相寺”碑石的存在，也为龙华寺追溯了根源，仿佛前人捎来了石质信件，当万事湮灭，碎瓦入泥，碑石或许还可以在更迭翻滚的时代泥流中露出永恒的一角。

生于那个年代，注定充满荆棘，然而面对岁月的侵蚀、面对自然的灾害和人为的破坏，而今让我们再见到的“空相寺”碑石，它便已是一位脱了战袍的老人了，历经了艰辛与漫长的岁月，零落在人间，寂静如尘，清逸而凄美，不变的是依然可以聆听寺院熟悉的钟声。

它虽是残碑石，却非常有灵性。从那次的误入以后，每逢落叶季，我常常不请自去，自备鲜花置于碑石前，坐在亭阶，静听着老者以景传递的时空述说。满地落叶沧桑，沧桑落叶满地，落叶在眼前飘零到北宋时期，不是梨花带雨，是繁华走向枯萎，如落叶枯槁般的荒芜，在纷乱与软弱兼并的大宋王朝，蔓延开来的，是狼藉残红，青衫悠游的笛声并未与清泉缓流的时光相见，哪怕是短暂的，也只在苍茫的大地上留下数

皮有斑，叶无桠杈，是为雄者，叶果婆娑，光影中起舞，逍遥自在，久远悠长。近代女作家张爱玲曾说：“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刚巧赶上那个路口，阳光在午后流淌，声音在城市的上空回荡；刚巧走到那个街边，那里有棵高大的构树，浓荫匝地。

《花经》中的“楮树多系野生，枝叶扶疏，绿荫稠密，可招禽鸟之来集，啁啾作清歌。”正好描述了这棵很美的构树。墙内构树墙外浓，鸟儿在树上欢鸣，人儿在树下清歌，在心灵的深处与树互通，似乎听到沧桑，感受到清宁，浮躁的心也变得淡泊和宁静了。

不尽的岁月挣扎。而“空相寺”碑石，曾见证过北宋黛色的天空下，黎明前出现的那一道曙光。

“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多好的句子，用在这里正好。读着便想起亭中的“空相寺”碑石来，记得是一个秋天，随即填了菩萨蛮新词，是兴起，也是为了记录，将来有一天，我还能重拾心情。

“远来亭成谁知早，忽如雁影秋风好。苔怯草阶寒，灵碑半壁残。澄阳惊梦是，笼雾消沉醉。终是故园游，衔霜泪句候。”

想好时间要去亭台，却早早地到了，手中拿着花，忽感秋风如雁影在眼前飞过，真的感谢岁月，我还站在这里。亭台的石阶上，从细缝中长出绿悠悠的一片，眼前的碑石角上的残迹，促使我想问苍苔的寒冷。阳光照射下来，有点迷雾仿佛在梦境之中，是“空相寺”石碑唤我来，听取另一个时空的故事，每一道

残痕，是时间的积累，又是随遇而安的史册，在数不尽的年头里，可能知道的，是上一次也有人在此清扫碑石脚下的落叶。

前几年，再去寺院，发现“塔影苑”开放的小门紧闭了，一把大锁链拴住了小门，此时我却发现了两件事情，对我个人而言，不得不呼“空相寺”碑石的神奇，因为它既是引路人又是同路人，一是“塔影苑”是陈从周先生主持设计的，我个人爱好园林建筑，二是“塔影苑”门前有诗词学会的铜牌，是我的老师题写的，这两件事，都是后来才知晓的。

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往北百公里处，有个用城墙围起来的，叫做奥古斯都的小镇，镇不大，绕着城墙走一圈也用不了一个小时，而且是很悠闲的浏览步。然而，这个小镇却是葡萄牙甚至整个欧洲都视作婚礼之都的地方。早在1282年，葡萄牙国王唐·狄尼斯把从摩尔人手中夺回的这块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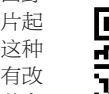
方，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了王后唐娜·伊莎贝尔。1444年，11岁的阿方索五世和小他二岁的表妹也在这里成婚。二位国王婚姻与此城有关，于是，这个小城成了婚礼之都。如果说，婚姻是神圣的，婚礼自然是神圣的，婚礼之都当然也是神圣的。所以，几百年来，世界上特别是欧洲的情侣都愿意将此地作为婚姻的起点。

奥古斯都依山而建，漫步其中，恍如进入了中世纪，街道上的上面铺着鹅卵石，有的有点像上海以前的“弹弹路”路边是从从簇簇的紫色叶子花，开得绚丽耀目。路两旁的一幢幢房子，白墙橙瓦，多有蓝色的墙裙，窗台阳台，路边什角都长满了各色花卉。古老的建筑与鲜花绿叶的结合，让人有着这个小镇就是恒久与常新的结合的感觉，这不正是对婚姻最美好的注解吗？走上城墙处眺望，能看到巨大的风车在田野中旋转，远处，是大片起伏的浓绿的葡萄园。这种景致应该是几百年没有改变了，是否这又是一种永远？不远处响起了悠扬的钟声，一对新人从那国王成婚的教堂中出来，太多的幸福，正从新娘新郎

的嘴角中荡漾着。周围的居民，用微笑迎接这个新产生的家庭。不过，没有感动的神情，大概类似的情景已经看得太多了。本地出产一种陶器，用瓷土搓成长长的藤条状，然后用“藤条”编织成各种器皿，或篮或盆，或是陶箩，有的用涂上了色彩的瓷土做成花卉镶于器具的边上，烧制而成。异常的精致，能实用也可装饰收藏，完全的手工制作，商铺、作坊和烧制的窑炉，都在一个房之间之内。价格公道，比起威尼斯玻璃岛上的制作物，性价比高多了。而且，对于婚礼之都而言，用这种只要小心呵护，便永不损坏的东西作特产，是否对来此成婚之人

有着善意的警示？陪同我们的居停主人还告诉说，每年三月，这里还举行巧克力节，将巧克力制作成一种小巧玲珑的酒杯，斟入香甜的樱桃酒，一饮而尽之后，再将酒杯吞下，加倍地甜蜜浓郁。这应该又是对婚姻的一种诠释，一种向往罢。

小镇并无动人心魄的风光，也没有曾经改变历史的遗迹，但却有了一种让人难以形容，无法用照相、摄像带走的气质，这气质让人时时若有所思，却无以对人言之，是诗情的萦怀念。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